

张承志

张承志作品系列

卷七·散文

思想（上）

张承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卷七·散文

思想（上）

张承志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承志作品系列. 第7卷, 散文 思想 上 / 张承志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60-7371-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8374 号

张承志作品系列: 卷七·散文·思想 (上)

(ZHANGCHENGZHI ZUOPIN XILIE JUANQI SANWEN SIXIANG SHANG)

作 者: 张承志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傅 愈

责任编辑: 姬 利 傅 愈

责任审校: 李皖南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王莉莉 010-64258071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125

字 数: 4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371-4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电话: (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 录

心火 001

我的桥：《老桥》后记 005

涂抹三笔 012

静夜功课 014

锈铲 018

美文的沙漠 024

为了暮年 030

生命如流 036

爱花说 040

未诞生的封面 045

对奏的夜曲 052

悼易水 057

大地的诗 061

游牧的校园 066

潮颂 071

绿风土 080

黑火焰树 087

等蓝色沉入黑暗 092

木石守密 096

禁锢的火焰色 103

神不在异国 124

《绿风土》编后小记 135

海峡版《张承志集》后记 137

《荒芜英雄路》序言与跋 140

芳草野草 145

放浪于幻路 149

语言憧憬 165

为《神示的诗篇》而作 184

天道立秋 188

渡夜海记 192

饮虎池 198

所谓民族文学第一特性 202

金钉夜曲钩镰月 206

艺术即规避 212

真正的人是 X 226

江山不幸诗人幸 236

沙里淘金再当儿童 243

女王陛下的花园 251

公园与兄弟 255

第三只眼睛 259

北马神伤 263

江南一叶 273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 277

新诗集自序 288

撕名片的方法 291

无援的思想 298

关于那朵错开的花——向往的旅途 315

撕了你的签证回家 324

致先生书 331

再致先生 338

以笔为旗 345

清洁的精神 348

日本留言 363

接受《羊城晚报》电话采访——谈旅行，更谈敏感问题 374

岁末的总结——《清洁的精神》后记 377

南国初访 387

大理孔雀 398

击筑的眉间尺 405

简帛橘子洲 413

冷热四章 416

活在路上 426

文责初检 429

冬日平静 433

三舍之避 436

无题 444

马甸寺碑 447

思想重复的含义——《金草地》跋 450

把黑夜点燃 455

日文《鞍与笔》自序 466

小寨新年 470

弟弟们 479

风雨读书声 486

从石壕村到深井里 499

东本愿寺 504

沙漠中的唯美 507

中原迷茫 513

长江版《黑骏马》跋 518

彼岸的浪漫 520

日文版《周恩来》译者前言 536

《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编后记 542

在接受首届“爱文文学奖”时的致辞 544

附录一 张承志著作集目录 547

附录二 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 552



心火



儿时的往事逝去得实在太久了。

无论是生存规律的制约还是社会条件的改造，都足以使像我这样的生长在大都会的青年渐渐淡忘了自己在血统上的那一点独异。人到中年，潜心民族历史且又迷恋文学，常会有对那些难以追溯的故事的叹憾，总觉得自己太不懂得珍惜，觉得自己不觉之间已然失去了什么。

能记得的，是我家在下雨时烙饼的锯末火。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邻居们都在小声议论，孩子们则围着不散——看着我们这家山东人的新奇吃法。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的烟也不冒；但不久，那

柔柔的火苗又悄然爬了出来。

像那锯末火一样，在我心底里和那些淡薄的记忆一起，也还有一点朦胧的光亮，像一苗慢慢燃着的，淡蓝微黄的火。

比如，似乎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听姐姐说过：你的名字叫赛义德。虽然她仅仅说过这么一次，而且直至今日我都未曾问问母亲这桩事——但这句话却时隐时现地沉入了我的心底。

现在已经无需向母亲询问了：我知道这是一个波斯语词。元初经略云南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中就有这个成分。据《史集》记载，这个名字是圣裔才用的，赛典赤是一个真正的华族。

再比如，还记得小时常见的外祖母独自跪在墙前，微低着头，神情艰忍，口中默诵着什么。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嘴角颤抖着，“主啊——”她唤道。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水泥地板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我长久地无法赞同她。我不承认这种无形的苦。

——而现在，甚至在吐鲁番的阿撒·吾克甫，当看到膝上绑块胶皮，一爬一屈地从和田赶来朝拜圣徒墓的无腿的乞丐，我也不觉惊奇了……我甚至想，他们才算真正传递着清真的传统，而外祖母和我们这一支山东的回族却改变得太多了。

像我家那顽强地舐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借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萌芽般的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

但是，使人们尊重这种“自己”是一件极难的事。

我相信每个北京城里的回族儿童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胡同里，在球场上，在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折成的三角而发生的厮扭中，对手祭起了法宝：“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尾巴往家颠。”这种开心的歌谣也像北京城的豆汁、鸟笼子、糖葫芦一样，世代相传，源远流长。它增添着老北京人饭后茶余的闲趣，也伤害着一批批本来可以更开朗、更光明的纯净童心。

现在，我早对这种无可厚非的玩艺儿充分原谅了。我甚至觉得，若是连这点东西也没有了，世界也未免太不真实。历史上，在民族集团之间，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也常常开这种玩笑的，开到血流成河的地步。芸芸众生中万相纷纭，这点事情又算什么呢。

只是那心火的种子击在侮辱的石上，它燃起来了。像许多回族少年一样，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形变。既凶蛮，又羞涩；既怯弱，又自尊。不过，那时的一切心理和作为，今天看来都显得既愚蠢，又好笑。

时间长了。我们虽然还被人们同体的世界。也许这片世界还是贫瘠的或是不发达的，但这里却生存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在我们努力地企图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和新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一切努力来发扬这些精神。

我想，民族范畴内的一切：无论是民族的研究还是民族题材的文学，都应当有促进我们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任务。

我在小说《雪路》里写到了人们之间缺乏了解的这种现实，也写到了我们——无论哪个民族——必须互相依存、互相帮助着走完历史安排的这条漫长道路的这更大的现实。我想，这种现实是深刻的和雄伟的，也充满了感情和热量。我们的民族文学应当描写这条雄伟历程上的奋斗，也应当揭示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在这征途的前方，我们会和我们的亲人一起，用各种语言歌唱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胜利。

1984年8月31日



我的桥：《老桥》后记



小说不管多么神通广大，富有与人交流的魔力，它的规律可能还是使它限制了一种交流。至少，我是常常想抛掉它那规定的文学外衣，敞开胸怀，和想象中的朋友们放开了大聊一顿的。我甚至曾经打算干脆把《阿勒克足球》中的这么一段印上这个集子的扉页：

至于你们，我的朋友，你们不是也曾在那散了架的牛车上牙牙学语吗？你们不是也曾呼吸着那牛粪火上腾起的青烟，光着脚跑过晨雾迷濛的、湿漉漉的草原吗？——嗯，这样很好。你们的眼睛告诉我，你们也讨厌孤傲自负或胸有城府。你们也像讲着我们美好母语的牧人一样，喜欢诚恳地，哪怕是天真地互相倾诉。

现在看来，这些话和我的不少小说一样，是嫌嫩了点。不过我最终仍然没有听从一些朋友的劝诫，没有怕以不慎的文字触着社

会的禁忌，还是想一诉为快。因为我根本不是在做文章或“创作谈”。——难道我们真的还能有许多这样宝贵的诉说与交流的机会和缘分么？

我曾在蒙古草原的纵深处生活了很久。帽檐朝后，衣袍稀烂，歪骑着马，一年洗一次澡。所以我编了一个准蒙古式的民间故事来形容我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方式：

一个放羊小孩，也许是因为忍受不住心里的冲动吧，他朝着一座神秘的高高铁门掷出了手里的羊鞭。铁门隆隆开启，小孩走了进去。

而眼前绵延着炎热的沙漠、冰封的雪山和丛生的荆棘。小孩害怕了。但铁门早已闭拢。他只能迟疑举步，踏上崎岖的小径。他走着，想起自己的那一小群羊和温暖的家，眼里涌出了泪。

可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与文学相遇的形式吧。我们都不假思索地投出了自己心爱的羊鞭，而并未真正洞彻这一举动的含义。

文学，多神圣和激动人心的字眼儿！我不相信你能找到任何一个领域、职业或者专业能像文学这样，既能尽力创造，又能诉说内心；既能有益于，又使自己日趋美好；既能最大限度地摆脱干扰、束缚和限制，并满足自己的事业心、责任感，又能最大限度地以个人之力摧枯拉朽、赞美颂新了。或者正是我们承受着的一切，包括特定的时代、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造成了我们今天这种简直可称作畸形（褒义！）繁荣的文学局面。

于是，干医生护士的材料，干建筑专家和发动机设计师的材料，干工业、版本校勘、电视小姐、教师的材料，还有种地的、挖煤的、放羊的、待业的，都挤到文学大军里来了。

都带着自己的放羊鞭子或其他宝贝。

我呢？我是否该再旧事重提地谈到自己的那柄放羊鞭子，或者说，自己赖以支撑的初衷，想在时代大潮中反省和认清自己的灵魂呢？

风靡当代日本的青年歌手佐田雅志有一首题为《无缘坂》的歌曲。他在深沉地描述了关于母亲的种种之后，这样结束道：

忍啊，这难忍的无缘长坂

我那咀嚼不尽的

妈妈的微小的人生

这首歌带给我许多感受。我不以为下述内容是一种粉饰的歌颂：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

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从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原则。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即将汲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面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它是理论而不是什么过时的田园诗。在必要时我想它会引导出真正的勇敢。哪怕这一套被人鄙夷地去讥笑吧，我也不准备放弃。虽然我在丰富、修正和发展它的过程中也不无艰辛。

我无法忘却我在生活道路上结识的那许许多多，遍布在我喜

爱的北方广袤大地上，也许语言种族各异而命运相同的人们。尽管我希望告别抒情，使冰山只露出一点在水面；尽管我也许会使笔触变得愈来愈冷峻；尽管我可能刻画这片大地的荒莽，并真实地表现这里的苍凉与阴暗——我仍牢牢地记着和怀念他们那动人的美。我心底的感情将永远献给他们。我特别铭记着在我年轻时给予过我关键的扶助、温暖和影响的几位老母亲。所以每当我听到佐田的《无缘坂》时，便总是仿佛看见她们——那蒙古族的额吉、哈萨克族的切夏、回族的妈妈，看见她们正默默地在那条漫长的长坂上缓缓前行，并耗尽着她们微小平凡的一生。

于是我写道：

我是她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轮到我去攀登这长长的上坡。

再苦我也能忍受的，因为我脚踏着母亲的人生。

然而——既然我在偏激地爱憎，我就不能不导致一种弱点。我毕竟无法回答复杂的同龄人的一连串尖锐的质疑。

我只是想说：没有能超越一切局限的人。就像有时我们吃惊地听了饱经沧桑的老者的某些见解而大失所望，就像我们看到兄长们天真地讴歌“五十年代”而无礼地窃笑一样，我们也在自己的局限中生活。

我因为想到了自己作品的局限，所以我把这集子名之为《老桥》。

我们走向前方时路过的，可能就是一座老桥。至少我自己是无法一笔抹杀那一切的：包括我们的或许将被弟弟一辈和儿子一辈窃笑的理想主义，包括我们的激动、奋争和失败，包括革命、民族和

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甚至包括我们打的架，我们爱唱的歌。我们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和包袱前进，若否认它们就等于否认青春、岁月和我们自己。我并非对这坍塌中的老桥迷恋不舍，我想我终将会把它长留身后。但是，我反对那种轻飘飘的割断或勾销。我甚至认为，这座桥或者就是我自己和大家走向明天的惟一通路。尽管它是老的，坍塌了一块桥板，散乱着几堆兽粪。它毕竟是桥，是联系着山和水、过去和未来的桥。它是我们重新开始热烈追求的起点，是通往历史的灵气再次降临到中华民族头顶的时刻的一步。

这样看来，处于这种局限中的我们所走的，也应该说是值得和够味儿的一步。而个人的能力的局限就是另一回事了。

文学正慢慢向我展示出它无垠无际、神秘博大的领域。只拎着根用皮条木棍绑成的鞭子，简直是开玩笑。对艺术规律带来的惩罚，我寸心自知。我很迟地明白了：何止是思想内容，即便是艺术上（包括艺术形式）的缺残，都能使作品丧失生命。我愈来愈感到那牧羊孩子式的锐气和热情的微渺。我已经开始注意调动一切手段来养育自己，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但成效甚微。我非常担心这是一种气质、眼光和学习方法上的局限。

这本小书说明，我曾相当偏爱过抒情散文式的小说叙述方法，因为我觉得它那么合乎草原生活的特质。我曾经在心在意地写过，表达过我满肚子天真的情思。至今我仍然喜爱这种叙述形式和叙述语言，我想只要它与所描写的那种独特文化在分寸、精神、色调和节奏上相和谐，就用不着担心它会过时。

但我毕竟生活在八十年代，并可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初叶。即便是对老桥时代的描写吧，我也开始有了复杂些的感受和冷静些的眼